

# 抗日情報戰 (十四)

喬 家 才

##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 中美合作憶蕭勃

#### 美國將領歷史證言

美國摩里遜海軍上將所著官方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海軍作戰史」曾說：「在日本投降之時，中美合作所已據有三個海口，以及中國沿海約二百英里之地。稻田海軍（中美合作所美國海軍官兵）在九月二日投降文件正式簽字之前，便曾經歷了一些艱苦而微妙的時刻，開進了日軍佔領的城市。……他們隨同帶走了一種中國人的偉大友愛的感情，以及對於一些貧苦農民漁夫，從事幫助他們的感銘之情，此種對中美兩大國未來友誼所奠立的健全基礎，却很不幸的就在不到數年之內，為毛澤東政權的共黨宣傳，破壞殆盡。」

前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勃克海軍上將為梅樂斯將軍所著「另外一種戰爭」作序說：「『中美合作所』人員的傳奇故事，從艱苦卓絕的訓練計劃，一直到許多任務的完成，其中有些往往滑稽突

梯，極為引人。有時慘烈悲壯，可歌可泣。這些都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故事，但無一不是真情實事。其中有些顯得都是不可能的事——無論在當時看來，或是現在看來——，但它們都確有其事的發生了。……

「關於中美合作所所有的遭遇，關於因中美合作所英勇人員所創造的事蹟，對於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夏天，我赴美考察，在華盛頓參加蕭信如（勃）兄代表政府授勳美海軍部主持中美合作所業務的李威廉將軍所舉行的宴會。席間，李將軍親自說：「我們同戴將軍合作的開頭一年，彼此的意見往往相左，事後檢討，我們的看法和主張錯誤的時候多，而戴將軍的主張却非常正確。所以，一年以後，我們就不再提主張，完全遵照他的意思去做。我們合作了三年，中美合作所的輝煌戰果，簡直難以令人相信。假如我不是主管中美合作所的事務，也會懷疑的。」

美國的將軍們對於「中美合作所」的成就，驚歎為不可想像的奇蹟。他們一致認為付出去的代價非常微小，而收獲的成果却那麼巨大，簡直是史無前例。可是我們中國人對於中美合作所的成就，似乎並不重視。有些重要人物的抗戰著作，提到中美合作，也祇說說陳納德將軍的空軍，而對中美合作所一字不提，中美合作所的美國在華官兵多達三千人，從北方綏遠省的大青山，到越南邊界，都有他們的足跡。在第三戰區京滬一帶，以及浙江福建；在第九戰區武漢附近，湘鄂贛邊區建有基地，都有美國人參加工作，能够忽視嗎？

### 金氏上將機密命令

中美合作所能够促成，蕭勃的努力關係很大，蕭勃字信如，湖南人，早在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戴笠先生主持特務處的開始，他就任武漢參加工作，成績優異。後來派為駐美大使館陸軍副武官，常駐華盛頓，和梅樂斯夫婦建立了極友好的關係。七七事變發生的時候，梅樂斯

正在北平，他和中國有深厚的情感。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梅樂斯奉到海軍軍令部長金氏上將的密令，要他來中國，為美軍準備幾年後在中國登陸，同時協助海軍，盡力擾亂日軍。中國獨力抵抗日本侵略，已經整整四年半，沿海地區都被敵人侵佔，一個美國人來中國，準備將來美軍的登陸地點，還要擾亂敵軍，談何容易。

「上將！」梅樂斯覺得這項任務不容易達成，說道：「我希望能到海上去！」

「這是給你的命令！」金氏上將斬釘截鐵地說：「機密命令，不能告訴任何人，現在去準備吧！」

梅樂斯沒有別的辦法，祇好請教於他的中國好友蕭勃武官了。梅樂斯筆下的蕭勃武官是這樣寫的：「蕭信如上校夫婦與內子和我之間的友誼，在我面臨這一新情勢之時，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過去祇知道蕭上校是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的副武官，我也祇以一位副武官來看待他。其實，面團團而笑迎人的蕭上校，不僅是一位中國式宴會中



戴笠將軍（左）與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將軍（右）交換抗日情報後步出辦公廳時之神情。

上校請教。」

蕭勃鼓勵梅樂斯去做，一切由他安排，他保證他會做得很好，百分之百地完成金氏上將所交付的任務。金氏上將為了研討梅樂斯派到中國的問題，以為海軍部不够嚴密，在華盛頓大飯店開了一間套房，邀請李威廉、梅樂斯和蕭勃前往商討，為避免別人注意，都脫去軍裝，穿上便衣。這次四人祕密會談，蕭勃講話最多，而且非常熱忱。為他們分析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以及中國方面可以幫助梅樂斯的方法，講得很詳細。

「我如何能曉得你們一定能做到這些事情呢？」密談一開頭，金氏上將一句話也不說，很專心地傾聽他們發言。過了一會兒，這樣詢問。

「試試看！」蕭勃說：「試我們三個月，看看我們能做到甚麼程度。」

這次會議非常成功，蕭勃的才智已使美國海軍軍令部長留下深刻的印象，相信他是一位很有作為的中國軍官。同時更使金氏上將堅信，派遣梅樂斯到中國工作這一着棋，非常正確。在華盛頓大飯店會商以後不久，梅樂斯去找蕭勃，商討進行步驟，蕭勃告訴他：「我已電蔣委員長請示，我想很快會有結果的。」

「也許由我去拜訪中國大使館海軍武官，和他談談，更妥當一點。」在梅樂斯想來，像他這樣（中校）一個人物，還值得請示委員長嗎？蕭勃是陸軍副武官，在美國海軍和陸軍彼此有距離的觀念下，所以梅樂斯提出訪問海軍武官意見。

「不要！」蕭勃說：「你要曉得，這件事你們海軍部認為機密，中國方面何嘗不是。這件事

的詳情，連朱世明將軍也不曉得，既然祇有我了解這件事的原委，還是由我來處理吧。」

沒有幾天，蕭勃告訴梅樂斯，已經收到重慶的覆電，委員長歡迎他到中國，並且指定由戴笠將軍照拂。

「戴笠將軍是誰？」梅樂斯問，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位將軍的名字。

「他是委員長幕僚中一位極重要的人物，官階是少將，」蕭勃回答說：「他是個好人，可以為你安排一切。他很有力量，可以協助你達成任何任務。」

### 蕭勃的才智和能力

美國海軍部主管中美合作所業務的李威廉少將，和實際主持這項業務的米澤爾上校，都是梅樂斯很好的海軍同事，全力支持他。蕭勃的能力特別強，熱愛國家，熱愛工作，他對中美合作所，比美國方面還要熱心，常常在海軍部幫助米澤爾工作到深夜一兩點鐘。參加中美合作所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兵，都是自願參加，經過他們兩位個別談話，嚴格考核審查，凡是有問題，一概不予通過。他們又規定，凡是參加「中美合作所」工作的人，必須向羅斯福總統和蔣委員長的肖像宣誓效忠，也許這就是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特別盡忠職責的一種原因。米澤爾因為有蕭勃協助，對於許多問題容易了解，容易處理得非常妥當，這對梅樂斯在中國工作，幫助很大。

蕭勃在華盛頓的外交圈子裏，是一位非常活躍傑出的外交官。他的人緣好，好客，樂於幫助別人。又因為戴先生大力支持，花錢不寒酸，出

手大方，往來的朋友多一些。他對於美國人的生活習慣，了解得非常透徹，應付得宜，他參加聯合參謀部的會報和作業，為中國爭取到許多權益，也為我們國家做了許多實在的解說，消除了各國對我們的誤解，對於外交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當抗戰進入第七年代，共產黨的淨擰面目暴露無遺，襲擊國軍，吞併地方民眾武力，破壞抗戰。他們又利用國際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關係，做欺騙全世界的虛偽宣傳，把他們說成「土地改革者」；把攻擊抗戰部隊的行為，却說成真正抗日。顛倒是非，以偽亂真。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以提高軍隊素質，獲取最後勝利，他們也加以破壞，企圖瓦解這一個號召。

共產黨動搖不了全國青年的愛國熱忱，沒有發生作用，很快青年軍組織成功。他們製造謠言，說甚麼四大家族，侮蔑政府，破壞政府的威信。這還不够，進而散佈許多流言，破壞全民族對蔣委員長的尊敬和信仰。

### 應付謠言一語解嘲

美國人向蕭勃探詢謠言真相時，蕭勃常常一語解嘲，用輕鬆幽默的口吻說明共黨所傳播的全是謊言。於是美國人不再把共產黨製造的謠言當做一回事了。假如他慎重否認，予以駁斥，就會使美國人把假的當做真的。他的機智，外交長才，使得中外人士非常的敬服。

梅樂斯和戴先生合作無間，彼此信賴，蕭勃從中溝通雙方意見，促進彼此了解之處不少。我和他第一次晤面，是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他返國述職，陪同戴先生和梅樂斯，由重慶飛到西安，

參加中美合作所第三訓練班畢業典禮。我也奉命參加，在西安附近的牛東訓練營地住了三天，和他共同生活了三天，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蕭勃返回美國，代表戴先生和美國海軍部，進行更進一步的聯繫，即使抗戰結束，仍然繼續合作，非常成功。抗戰勝利，美國海軍艦隊司令柯克上將在中國，和戴先生聯繫得也非常好，美國願意協助中國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共同維護太平洋的安全，但因戴先生殉職，而成泡影。

中美合作所協定，戰爭結束，中國方面派遣四十名軍官赴美考察，美方負擔旅費、招待費十六萬元。我幸為四十人中的一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抵達華盛頓，一切都由蕭勃如兄安排。後來組成七人參觀美國海軍陸戰隊，由他領隊，從海軍軍官學校陸戰隊訓練基地，聯合訓練基地，陸戰隊學校，陸戰隊司令部，費時五週。據海軍陸戰隊方面表示，我們是第一批參觀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中國軍官，由於信如兄的外交長才，受到異常的歡迎和招待。許多陸戰隊的軍官以為我們是新中國的陸戰隊的幹部，他們願意將來來中國協助訓練中國陸戰隊，對我們特別要好。他們過於天真，那裡知道，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事隔三十年，記憶猶新，每一念及，真是感慨萬千。

### 周念行話少年遊

#### 和戴將軍同庚同班

戴先生是民國前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入浙江江山縣立文溪小學的，春季始業。和周念行

同班，又是同歲，都是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丁酉出生的，屬雞。戴先生比周念行大四個月，戴先生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周先生的生日是九月初二日。他們在十四歲的那一年入了文溪，這兩位文溪的同班同學，性情迥然不同，可是情感很好，非常合得來。戴先生非常豪爽，不拘小節，愛打抱不平。周先生却是埋頭讀書，一分一秒的光陰都不虛拋，不愛管別人的閒事。

在當時，十四歲入高小，年齡不算太小，但也不算太大，比他們大五、六歲，年齡二十一、二歲的同班同學，就有好多個。年紀大的同學有時免不了要欺負年紀小的同學，別人看到，不會管這些閒事，戴先生可不答應。起初，那些年齡大的同學，不把他放在眼裏，簡直瞧他不起。可是講起理來，他們講他不過，打起架來，又打他不過。久而久之，他把那些年齡大的同學都懾服了。戴先生成了全班的魯仲連，排難解紛，祇要他一出面，人人個個服服貼貼，不敢同他爭辯。

周念行沒有入文溪以前，已經讀完了四書五經和古文觀止，也讀過唐詩綱鑑，國學的根基非常深厚，文章當然做得很好。戴先生讀過的書，雖然沒有他那麼多，可是天分高，通達事理，做起文章來，特別有一手，並不比他差。因此，他們兩位的文章可說是不相上下。那時的學校頂注重作文，文章做得好，一切都好。在他們班上，有時候周念行的作文是第一，等到下次作文，戴先生會追趕上他，成了第一，他落到第二名，但是再一次，周念行會追過戴先生，把第一名奪回來。總之，他們兩位經常在爭奪第一名，作文的

第一第二由他們兩位輪替着，全班五、六十個同學，再沒有一個同學能够同他們兩位競爭，成爲鼎足而三。

他們到文溪的時候，每一個人腦後都拖着一條辮子，第二年辛亥革命成功，誕生了中華民國，第三年開學，戴先生回到學校，已經把辮子剪掉。過了兩三天，周念行也回來了，戴先生一眼看見他仍然拖着一條辮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拉到他的寢室裏，拿起剪刀，軋啞一聲，把周念行的辮子剪下來。他一邊動手剪，一邊嘴裏念道：「專制政體已經完蛋了，幹麼還拖着這條辮子呢？」把剪下來的辮子遞給他，好像下達命令似的：「用紙包好，請你令尊大人拿回去交給你媽媽！」周念行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從那一天起，也不再拖辮子了。

浙江光復後，各地掀起勞軍運動，戴先生和周念行的愛國情緒非常熱烈，立刻發起響應。戴先生首先拿出好幾元現洋捐獻，其他同學捐多少，都趕不上他。周念行身上帶着他父親交給他的十五元零用錢，毫不遲疑地全部捐出來，馬上獲得戴先生的喝采，豎起大拇指對周念行說道：「全班第一，全校也是第一。」

### 趕走冬烘國文老師

他們在文溪有一件極不平凡的事情，就是驅逐國文教員。他們這一班同學，有好多人是國學根底很好，國文老師差一點就教不了他們。有一天，國文老師講孟子離婁下：

孟子告齊宣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因爲齊宣王對臣下恩禮太差，所以告訴他這一段大道理，做國君的要是尊重臣下，臣下也會尊重國君，爲國家出力賣命。如果國君不把臣下當人來看待，臣下就會把國君當做仇敵。孟子非常講民主，講平等，意義非常明顯。可是他們的這位國文老師要賣弄見解高明，不照書本的本意講解，却說孟子說得不對。他說：「君在上，臣在下，不管君對臣怎樣，做臣子的都不應該視國君如國人，視國君如寇讎。」

國文老師講完，已經要下課，所以在課堂上來不及質問，沒有發生甚麼事情。上完課，他們幾個人討論這個問題，戴先生說：「老師講書，照著那書本來講，講好講歹，無話可說。孟子的話本來說得很對，他却提出荒謬的論調來反駁孟子，批評孟子，這種老師不配來教我們，應當請他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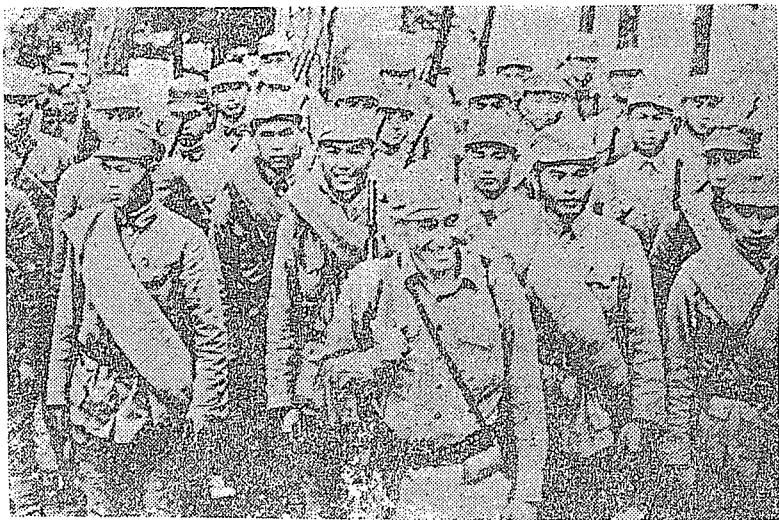
「人對人應該互相平等，孟子講得非常對，國文老師實在不應該反對孟子的主張。不過，他總是老師嘛，我們還是給他留點面子吧！」周念行也不贊成老師唱反調，不過他不像戴先生那麼激烈，不主張立刻採取行動。

「不行！現在已經是民國了，我們不能讓有保皇黨思想的人來做我們的老師。這種人當教員，豈不誤人子弟嗎？非請他走路不可。」戴先生對是非分得很清楚，不主張對「不是」容忍，終於把這位老師轟走了。

### 提倡婦女不纏足

他們在文溪也有風流韻事，文溪高小瀕臨縣

河，縣河河面寬不盈五丈，學校在河中間建一座八角亭，取名「仰止亭」。又築一小橋，通往亭上，但不通對岸。學生們常手執書卷，在亭上倚欄閱讀。清風徐來，泛起河水漣漪，可以引起文思。周念行常在亭中研讀詩書，戴先生也常來瀏覽。河的對岸，有富戶人家居住，戶中女眷們時常臨河提水，乘機觀看學校動靜，鶯鶯燕燕，有說有笑。



活躍在東南敵後的中美聯合作戰勇士。

戴先生因見於女孩們弱不禁風，不够健美，便發起組織青年會，會章最大特色，便是禁止女子纏足。青年會組成後，風行一時，推展到各鄉村。

戴先生頂喜歡交遊，戴老太太又非常好客。周念行回憶他一生最有趣味、最難忘的一次旅行，是這一年的暑假，戴先生邀請他們七、八個同學去保安遊仙霞關，江山到保安九十華里，第三天下午到了保安。戴老太太看見戴先生帶領着同學們回到家裏，非常高興，親自下廚房，為他們張羅晚餐。戴老太太燒得一手好菜，事隔六十多年，周念行至今回想起來，餘味猶在。戴先生酒量驚人，那一天他做東道，放懷豪飲，沒有一個同學是他的對手。

戴先生才氣縱橫，長於辯論，有時想入非非，可以笑破人家的肚皮。仙霞關有三關，頭關祇是一座牌坊，二關是一座關帝廟，廟裏有把生鐵鑄成的大刀，分量相當重，誰也拿不起來。爲了這把大刀，大家爭論不休，本來關帝廟的大刀應當是關公使用的青龍偃月刀，但傳說這是楊六郎的故物，楊六郎怎會跑到江山仙霞關來？戴先生却故意站在傳說這一方面，硬說是楊六郎的，不是關公的。

「你有甚麼根據？」大家問他。

「楊六郎不是把守過三關嗎？」戴先生說：「仙霞關不是三關嗎？楊六郎當年就在這裏把守，臨走了拿他的刀，遺留在這裏。」引得大家笑個不完。

周念行在文溪沒有畢業，就考入衢州第八中學，和戴先生分手了。十五年戴先生到廣州入黃

埔的時候，他已隨北伐軍到了前方，沒有碰頭。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周念行爲了收編湘西陳渠珍的部隊，到江西廬山晉謁委員長，住在九江一家旅館。戴先生爲了領袖的安全，處處留心。到九江，一定悄悄跑到各旅館看看，住得是些甚麼人。他看見這家旅館旅客名牌上有周念行，喜出望外，留下一張條，要第二天來找他。

第二天他們見了面，老同學一別二十三年，格外親熱。戴先生了解周念行來九江的目的，告訴他不會有結果，要他放棄。這時候，戴先生剛好接收了南昌行營調查課，正在需要人，就留他在調查課幫忙，周念行才參加了他的工作，在八年抗戰期中，爲戰勝敵人，盡了最大的努力。

周念行撰寫過一篇紀念戴先生的文章，題目是「戴先生與我」，描寫他們在文溪高小，暑期遊江郎山和仙霞嶺。這是一篇研究戴先生早期生活的情况，和江山山川名勝的極佳資料，特選錄於後：

### 記江郎山和仙霞嶺

「此事距今已四十五年了，悄然回憶，恍如昨日。而今江山蒙塵，人事滄桑，舉筆寫此，誠不勝感慨系之。」

「那是當我在江山文溪小學求學的時期，暑假放了，各同學約遊本邑名勝之區，像江山城外的景星山、西山，都是小朋友遊蹤必經之地。我呢？和同學數人發起遠足距城百里的仙霞關。仙霞關的山麓，是戴姓聚族而居的村落，名叫保安。於是這個導遊的義務，不得不加諸放假回家的同學戴春風肩上。春風，就是戴先生，他在小學便喜歡爲大眾服務，曾經發起組織青年會，做了



許多學生對社會應該做的事。這個導遊的義務，當然他很樂意接受的。於是，一行五六人便歡歡欣欣的出發了，當日到達距城五十里的石門鎮。因為時間尚早，便抽空遊江郎山下的靈石廟。

「靈石廟的規模氣派，無可稱述，其來歷則頗奇異。憶碑記：『晉時，山下有湛氏子三人出仕，元嘉之亂不得歸，其母禱於江郎山三石之神，致其子歸，遂立祠祀之。』廟前一覽，林檎清妍，相與眺賞者久之，斜陽西沉，方始告辭。是夜住宿當地同學王繼祖家。次晨，春風提議攀登江郎山遊覽，大家報以鼓掌，便即出發。曉風清涼，步履輕捷，轉瞬間便到達山下了。」

「江郎山離我家四十里，無論晴雨，都可看到，不過在我家所看的形態，和別一地方所看的江郎山是不同的。換句話說，江郎山的形態，要以觀者的地位、角度而異。這個，現在想來，並不稀奇，不過像黃山、桂林的一些山峯同樣的奇突而已。但在當年，我們這班小朋友的小心目中，確實有非常的驚異。看那高高的三片石，從高阜（其實是石門山脈）凸然聳入雲霄，好像一座筆架似的，壁立萬仞，昂首仰望，目力不能窮其高際。崖壁如削，有的竟然積石一片，有的蔓生雜樹野花與叢草，其間山徑逼仄，僅可捫壁牽枝蟻附而過。同學們跳躍遊歷，早已捫進山徑。我起初怯行，經春風鼓勵，才慢慢尾隨。有人忽以鞭炮燃放其中，轟然巨響，大約和原子彈爆竹聲差不多，嚇得我手掩耳，勉強前行。而縱目瞰望，山下廬舍桑田，阡陌交列；山上凌雲繚繞，禽鳥緩飛，煞是奇觀。我有詩紀其勝，云：

立石平如削，煙霞可接天。  
登臨多快意，佳景盈大千。

「當日晚上，大家聊天。石門人說江郎山的由來，相傳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山之巔，化為石，故名。山頂有池，產碧蓮金鱗。但宋朝周某有詩：『巨靈一夜擊山開，三石推從天外來。仙客祈開修月路，化工築作挽河臺。』似乎古傳之說未足採信。春風云：『江山縣原名須江，因江郎山故，五代時改稱江山。』」

「翌日，繼續登程，至峽口鎮午餐。其地東西有山環繞，中間經一道溪流，街市繁盛，人煙稠密，山水清秀，姜次烈（紹謨）兄、徐昌俊兄田園之所在。山中有毛大仙殿之勝，不及登遊。傍晚到保安，戴老太太含笑以迎，晚餐，並有江山甜酒和白切肉，我們都吃得很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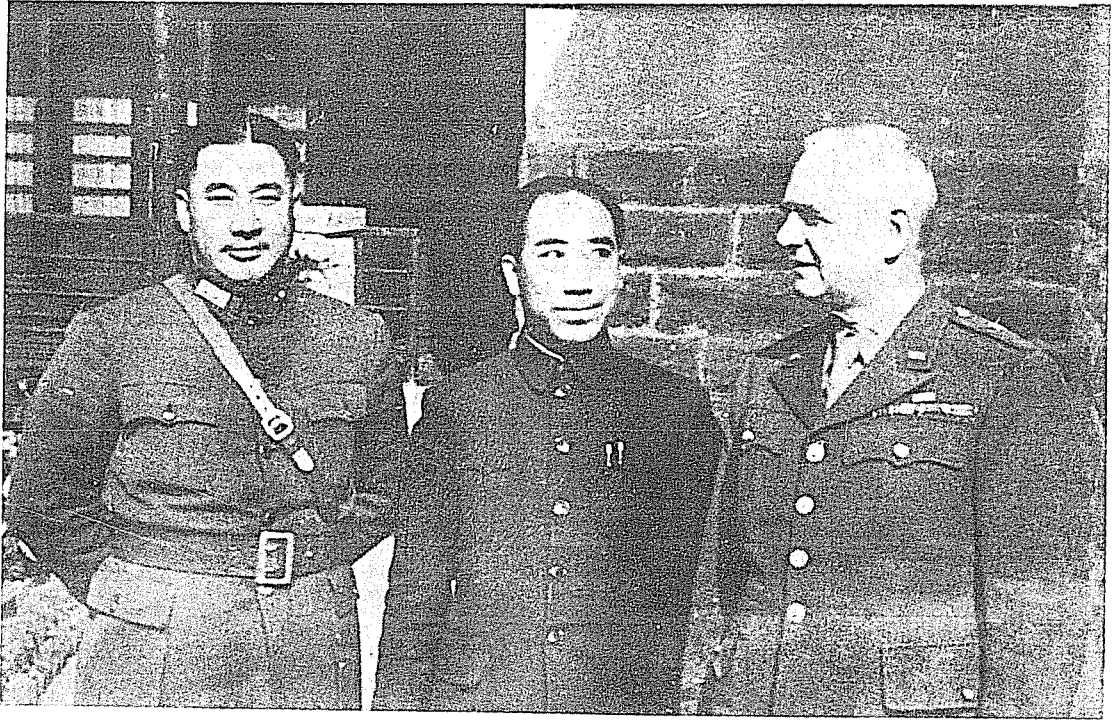
「次晨，登仙霞嶺，很快的走過五里而至嶺脚，拾石級而上，每級都是鵝卵石砌成，極勻整，約有數百級，五步一彎，十步一曲，兩旁都有長竹修篁，擁篲拂翠，颯颯生涼，了無暑氣。雖是步步升高，而不知脚倦，且心身俱爽，同遊諸子不勝喜極而呼唱，載歌載行，不覺仙霞第一關已顯現於眼前了。在關門回頭遙矚，山野曉色，滿望無遺，不禁由衷的讚美一番。再陟險數關而至關帝廟，遊目其間，廟宇不甚寬敞，門塑泥馬，栩栩如生。中置關聖及其從屬之塑像，前陳香案，有鐵關刀一柄，豎於門進之右，重數百斤，傳為楊六郎故物，同遊諸人併力撼之，不為少搖，徒然血脈憤興而已。」

「廟之東，有觀音閣、洗霞池、洗霞亭，亭

之四壁，嵌有周亮工過關詩，及清初來往名宦之唱和詩碼，繡澀模糊，觀之不甚了了。洗霞池中，泉聲淙淙，水味甘冽，同學爭以手掬飲，清冷澈肌。先伯學仁先生曾授徒於此，吾鄉革命鉅子戴次南先生即其高足。當年師生之間極相得，先伯曾手錄歐陽修詩：『君家富山水，占勝作高亭。坐聽溪流響，能令醉客醒。陽生羣木秀，寒入亂峯青。吾子東南美，人賢蓋地靈。』

「王安石詩：『淙淙萬音落石巔，皎皎一派當岩前。清風高吹猿鶴嘖，白日下照蛟龍涎。浮雲粧額自能捲，缺月琢鉤相與懸。朱門欲問幽人價，翡翠敝綃不值錢。』勸力以自況並勉志南先生。當時志南先生為浙江省議會議員，未得瞻謁，先伯亦早已作古。凡此掌故，均是春風為我言之。但搜尋陳跡，已不復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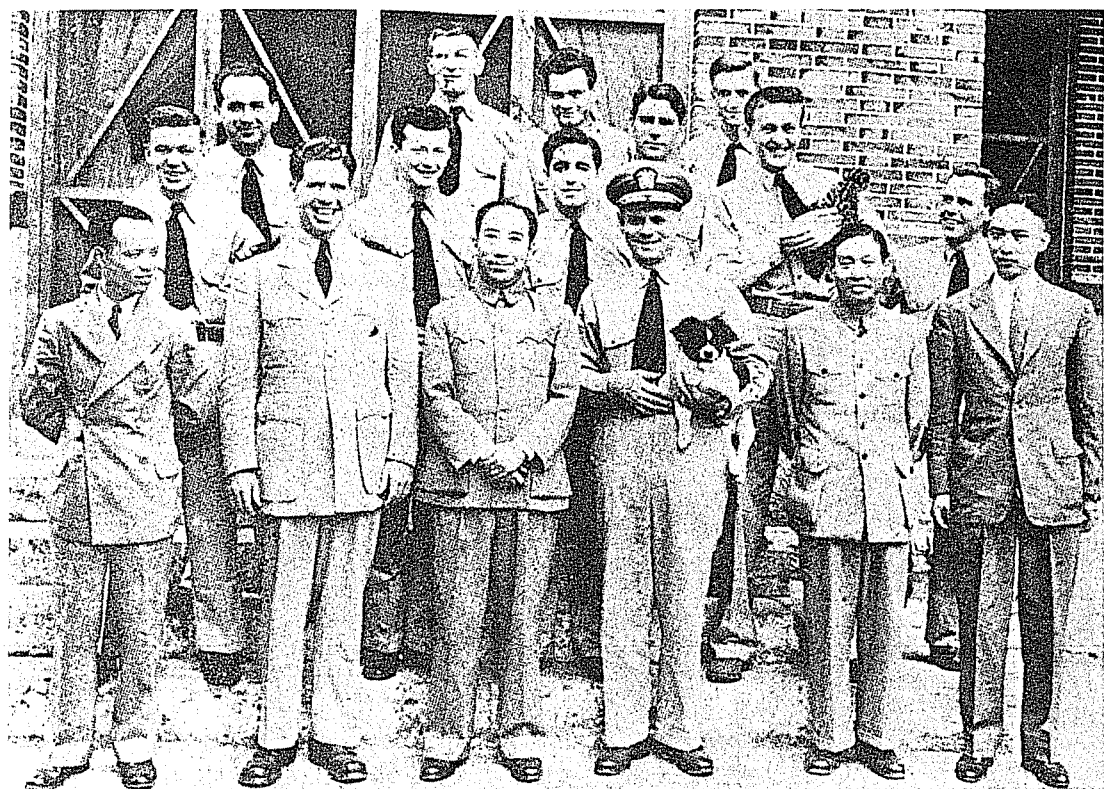
「春風到達關廟之後，就吩咐廟丁備茗飲。所以我們一行六七人，在關廟裏外轉了幾旋，茶點已齊備，乃圍座啜茗進點，不啻有甘露仙果之感。蓋泉甘茶馥，而勞頓後之飲啜，尤分外甘美也。爾後，身輕如燕，遂上嶺頂，入霞嶺亭，或蹲、或坐，或踞石，相與顧盼瀏覽，見東南諸山，若奔馬，若怒濤，層巒疊嶂，蒼崖露嶽，奇峯怪石，老樹長藤，古松修竹，不勝其數。春風指小竿嶺、楓嶺諸峯，謂二十八都在小竿嶺下，山中流泉數支，即匯流彼處。楓嶺下為浦城，江山人肩販至城易採閩貨之所也。同遊流連於此，日已午向，炊煙冉冉起山下，乃相率歌舞而歸。春風說：『嶺路共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四曲、五關，係宋閩帥史浩過此時鋪石。』」



(中)軍將笠戴與(右)文諾鄧長局略戰國美  
影合(左)軍將勃蕭官武副館使大美駐國中



影留時所作合美中觀參(左)利爾赫使大華駐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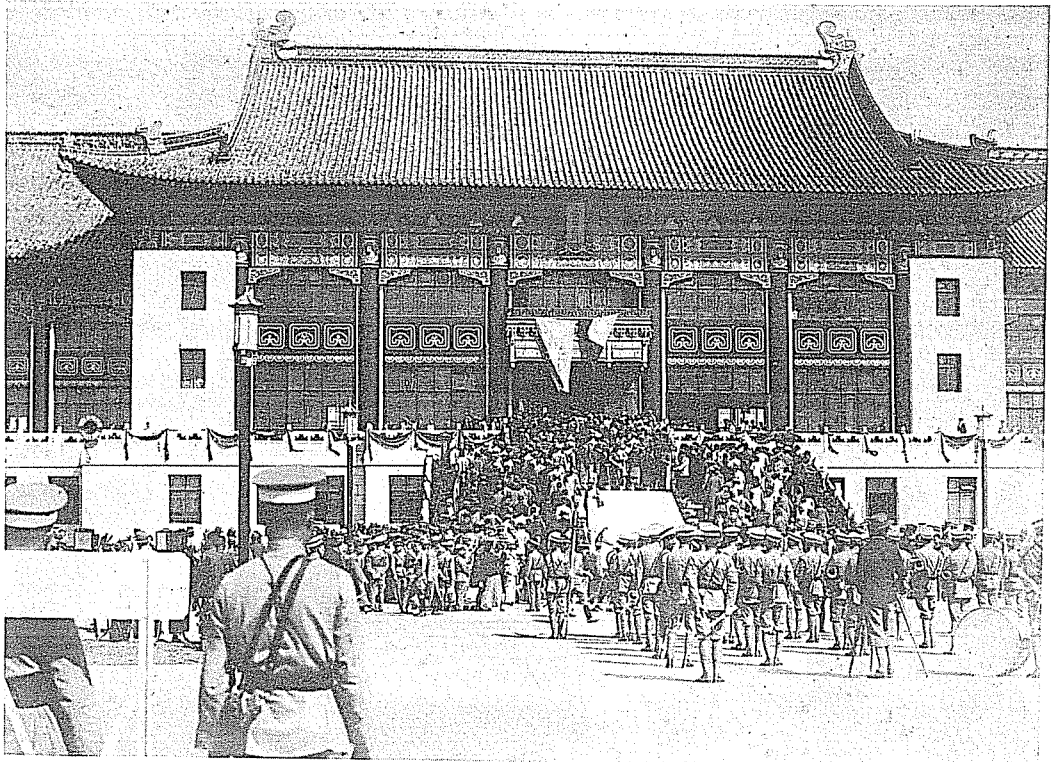


影合員官方美所美中與陽貴在軍將笠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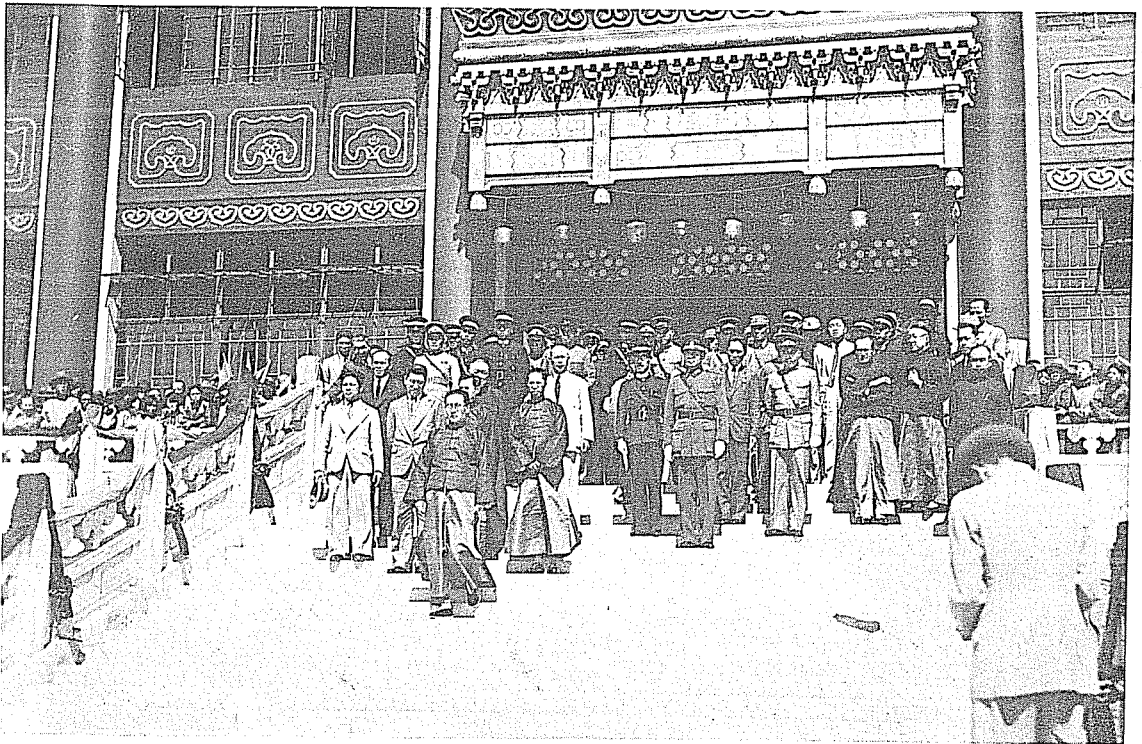


景情之時餐會員人所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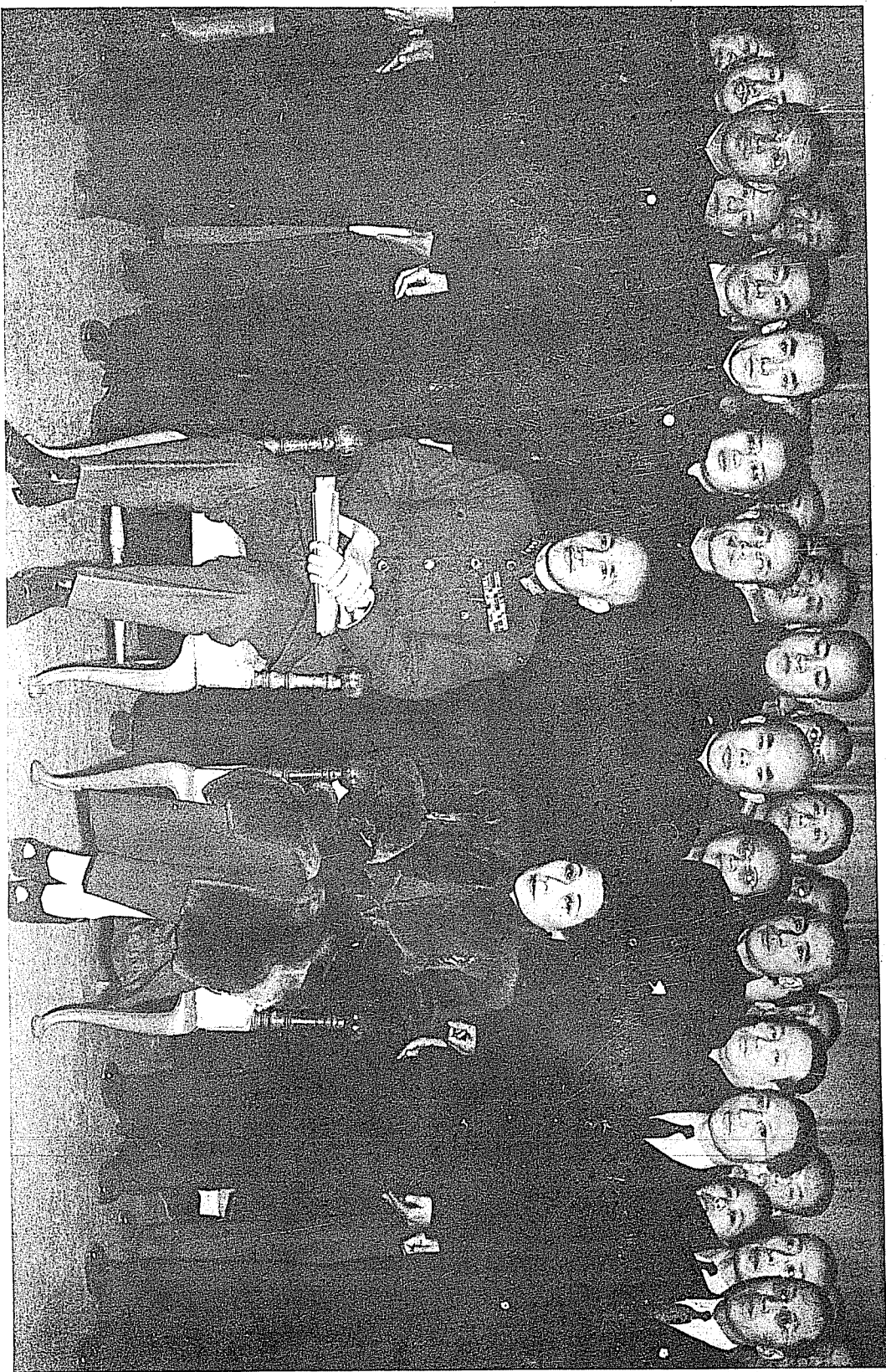


警一之厦新府政市海上前年十四



長市城鐵吳成落厦新府政市海上區心中市海上於位  
。景情之時厦新出步後禮典持主(者甲馬袍長穿排前)

# 圖 插 雲 風 申 春



員人作工後敵南東見召海上臨蔣人夫偕公蔣席主府政民國月九年四十三國民利勝戰抗  
 (雲風申春：著林墨萬見)林墨萬表代會大民國為者後之人夫暨公蔣於立勉慰致備